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 第四十回 禪師坐化證菩提 三主雲遊成大道

詩曰： 逝水滔滔不斷流，浮生寄跡似虛舟。  
垂髫童子霜堆鬢，鬢髮禪師雪滿頭。  
回首功名成大夢，俛思榮辱付浮鷗。  
釋歸極樂玄騷鶴，萬古傳揚姓字留。

話說隋煬帝被突厥圍困于雁門關，眾皆危懼。帝遣元帥虞世基率精兵開關出戰，大敗而歸。煬帝大驚，詔天下募兵，前來勤王。當下屯衛將軍雲定興知天子有難，聚集豪傑，起軍發馬，赴邊塞救駕，驚動一個年少英雄，年方十六，聰明勇決，識量過人，前來應募。卻是太原留守、大將軍李淵之子李世民，來見雲定興獻策道：「突厥敢舉兵圍天子于雁門，必謂我等倉猝不能赴援。今白晝則引旌旗，左出右入，東進西退，令數百里不絕。夜則金鼓之聲相應照會，吶喊之聲不息。猾虜必疑援兵大至，望風而遁矣。」雲定興依其計，果然突厥疑有大兵，漸漸散圍，不敢逼迫。不半月間，各郡救兵皆到。突厥聞知，解圍而去，煬帝方得還朝，大賞眾將。自此李世民之名，四海盡知，英雄欽服。

李世民見天下大亂，盜賊滿前，已知隋室將亡，陰有安天下之志，輕財養士，結納賢豪。有一謀士，姓劉名文靜，又一宮監，姓裴名寂，皆與世民相善，密議大事。劉文靜道：「今主上南巡江淮，李密圍逼東都，劉武周已據汾陽宮，群盜殆以萬計。當此之際，有真主驅駕而用之，取天下如反掌耳！太原百姓，皆避盜入城，劉某為令數年，盡知豪傑，一旦收集，可得萬萬人。尊公所統之兵，復且數萬。一令之下，誰敢不從！乘虛入關，號令天下，不半年間，帝業成矣。」李世民大悅。對父李淵道：「主上無道，百姓困窮，晉陽城外皆為戰場。大人若守小節，下有盜寇，上有嚴刑，危亡無日。不若順民心，興義兵，轉禍為福，此天授之時也。」李淵大驚道：「汝安得出此言？取滅族之禍也！」

次日，李世民又道：「目今盜賊日繁，遍于天下，大人受詔討賊，賊可盡乎？願大人早定大計。」李淵笑道：「吾夜間思汝之言，亦大有理。今日破家喪軀亦由汝，化家為國亦由汝！」世民和裴寂設計，暗囑宮人張尹二妃設宴宮中側殿，待李淵酒酣，二妃擁抱，同臥龍床，取樂通宵。次日，李淵怕事露，定計殺了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二將，遂作符飭內宮監庫物賞軍，改換旗幟，軍聲大振。先據晉陽，又取長安，開倉庫賑濟貧乏，改立白旗，聚集文武官將，大小軍士，宰牛殺馬，祭賽天地諸神，誓眾于野，作檄文遍達各郡。又差眾官迎接代王侑即皇帝位于天寶殿，改元義寧元年，大赦天下。時隋煬帝駕在江都，遙尊為太上皇。李淵自立為唐王，都督內外事。

此時宇文化及、宇文智、司馬德勘、裴虎、狐行達等，扈煬帝在江都，聞知長安李淵有變，自為唐王，心下不平，奸黨合謀，于大業三年夏四月，弑煬帝于玄門之側，立秦王浩即皇帝位。探馬報到長安，李淵大哭，聚眾官發喪掛孝，望江都遙祭。當下諸大臣謀士，皆有尊李淵為帝之心，稟于李世民。世民與劉文靜、裴寂、李靖謀定，差文武官員隨司農少卿裴之隱請詔。此時恭帝年幼，即令蕭造草詔，願禪位于唐。百官奉李淵即位，改元武德元年，改郡為州，改太守為刺史，立建成為太子，世民為秦王，元吉為齊王，傳檄諸郡，共起軍馬伐宇文化及。化及敗績，被李世民斬之，傳首長安示眾，天下稍定。

消息傳入西蜀，杜伏威升殿，聚集文武商議。查訥當先奏道：「老臣近聞唐王李淵禪了隋朝大位，目今又滅了宇文化及，其餘諸國，或降或滅，已聚勇將千員，精兵數萬，謀臣智士皆傾心事之，眼見得天下有七八矣。況兼太原分野，王氣正盛，紫微星光彩倍常，正應昔日林禪師之言，主公亦須預備戰守之策。又聞李公子世民，仁明英武，識量過人，傾身下士，豪傑景從，有帝王之表，主公不可輕視之也。」杜伏威道：「孟子云：五百年必有王者興。亂極生治。自晉世祖受禪以來，五胡亂夏，繼以五代，兵戈迭興，戰爭不息，群黎塗炭，四海凌夷。以今度之，將及五百年矣，上天豈無好生之德，忍使生靈久困于水火哉。太原帝星朗朗，林太師常言此地必有真人，即此推之，李世民非命至之主而何。孤弟兄三人，自十六歲起兵，屈指五十餘年。感軍師神機妙算，百戰百勝，初受齊後主之恩，次感隋文帝之德，以一介儒生而位居王侯，食祿五十餘載，富貴久而且極，人生快活滋味，不過如此。吾聞位高者責重，貴極者身危，戀戀于此，禍基不遠，意欲遨遊方外，寄跡煙霞，辟穀延年，訪真修道，卿意以為何如？」

查訥道：「主公何出此言？大丈夫翹首雄飛，豈甘雌伏？太原雖有真人，大事猶未可必。主公鼎足三國，戰將數百員，精兵二十萬，進則可以橫行天下，退則可以折守西蜀。唐兵至此，三國互相救援，蜀地必能保全。設或天命在唐，不過奉其正朔，納款歸命，如亡隋故事，則子孫可以永保富貴。主公何故思及方外之事，使英雄氣短，謀士志消？人心一解，大事去矣！老臣切以為不可。」杜伏威道：「軍師之言雖善，但大數已定，非人力之所能為。今以天下事度之，世民應天順人，仁義播于四海，大物必歸唐主。孤若秣馬厲兵與之抗衡，必蹈烏江之轍；如稱臣納土，委身事之，又非忠臣不事二君之心，豈不貽笑後世！須待林太師西秦王萬壽王相會，共議良策。」君臣正商議間，忽近臣奏：「萬壽爺有檄文。」杜伏威拆開與查訥同看，上寫道：

即今三月二十日，乃林太師壽誕，屈兄車駕蚤臨，同往山中奉祝。尚候再拜。

杜伏威道：「若非張三弟預達，則幾乎忘了師爺仙誕。」隨差官備辦禮物，同軍師查訥，世子杜世廉，即杜應元之子，勝金姐所生，乃天定王之弟，時勝金姐已故，因夫人舜華只生一女無嗣，立為世子，老將尉遲仲賢，隨從杜伏威起駕到青州郡。此時西秦王薛舉車駕已到，萬壽王率文武百官出郊迎接。二王入城上殿行禮，設宴相聚，不勝之喜。說及唐朝之事，皆無定議。張善相道：「天氣融和，萬花如繡，明日同二位王兄且去郊外遊樂一番何如？」天定王西秦王同聲道好。

次日，張善相頌令旨，整備車駕，郊外遊玩。杜伏威薛舉張善相三人，各駕龍車。三位世子，杜世廉，勝金所生。薛仁郎，姪蜚僊所生。張一奇，琳瑯所生。軍師查訥，文武百官，俱騎駿馬，內侍儀從軍兵共千餘人，出西門遊玩。此時暮春天氣，風日晴和，百花開放，山明水秀，柳綠桃紅。君臣看之不足。有詞為證，詞名瑞鶴仙：

尚郊原帶郭，芳草路，馬跡車塵漠漠。垂楊蔽山角，蕩春風搖曳，珠簾翠箔。鶯呼燕狎，顫巍巍，花枝重壓。有山靈勸我，慢解繡鞍，且尋杯酌。

不計程途迢遞，遇酒逢花，高歌緩頰。君臣共樂，扶酣醉，透紅藥。看前村漸覺，紅稀綠暗，東風何享又惡。任流光過卻，猶喜春遊與劇。

看看日色近午，張善相問侍臣道：「此地有甚寺院可以暫息？」近臣奏：「前去不遠，有一個伏龍觀，極是高大寬敞，可歇車駕。觀後有牡丹園盛開，共數百種，天下無雙。奉殿下令旨，御膳早已整備在觀，候駕宴賞。」張善相即命往伏龍觀。少頃到觀前，觀中道眾撞鐘播鼓，俯伏山門接駕，一齊殿中坐定，道士獻茶。內侍奏：「後園筵席完備，請三殿下赴宴。」三王同入後園，看那牡丹，果然開得茂盛。但見：

千葩吐艷，萬萼呈奇。玉樓寶相，楊妃亭畔倚欄杆。魏紫姚黃，飛燕掌中施妙技。迎風向日，渾如帶酒新妝；側面傾心，儼若向人私語。不隨桃李妖嬈色，獨佔群芳弄裏王。

萬壽王分付內侍，摘黃白二種，插在古瓶之內，置于席上佐酒。

正宴樂間，只聽得隔牆浩歌之聲，甚是清亮。王等側耳聽時，歌道：

丹砂九轉換成仙，在在為家處處天。一粒粟中藏世界，三升鑊裏煮山川。白鶴有情呼即至，黃金無色化非艱。身中火裡誰人識，此藥原來便駐顏。

歌罷，鼓掌而笑。又一人歌道：

何處是吾家？飢來食絳霞。琴彈碧玉調，爐煉白硃砂。曾經舟化米，親見棗如瓜。一瓢藏太極，三尺斬妖邪。寶鼎存金虎，元田養白鴉。目前真閬苑，何必泛星槎。歌罷，二人狂叫大笑。

薛舉聽畢大怒，喝令將官拿觀中老道士來見駕，道：「這賊道好大膽，孤兄弟在此飲酒，甚人在隔壁高歌狂笑！你輒敢留此等狂夫，放肆攪擾！」著軍校拿下，捆打一百。道士俯伏地上，戰兢道：「小……小道罪……罪該萬死，乞殿下天恩饒……饒恕，兩月前來……來……來這遊方道人……」

杜伏威道：「那道士不必慌張，慢慢說來。」道士又稟道：「這兩個道人拿些銀兩，定要租牆裏那一間房煉丹。小道慮來歷不明，再三推阻，二人抵死要住，只得暫許數日。小道暗裏窺他兩個道者，倒也安靜，終日閉目危坐，端然不動，又不見他飲食，不知今日為何瘋癲起來，驚犯聖駕，伏乞天恩。」杜伏威道：「放了這道士。」就差內侍到房內好好叫那兩個道人來見，不可大驚小怪。

少頃，內侍官領著兩個道人到花園內來。眾人舉眼看那道人，一個生得蒼顏鶴髮，瘦臉長髯。一個生得長眉大耳，闊面重頤。身上都穿著一樣的百衲道袍，頭上都戴一頂斑竹道冠，腰繫麻條，足穿草履。飄飄然有出世之表，徐步向前，打個稽首道：「三位殿下稽首了。」

薛舉怒喝道：「你是何處野道，見孤等不下拜，敢如此無禮，甚為可惡！」那長髯道人仰天大笑道：「貧道乃方外野人，不習君臣之禮，那裏省得甚麼跪拜？」杜伏威道：「這也罷了。孤問你二位道者，為何不去雲遊，卻在此長歌狂叫？」那闊臉道人笑道：「貧道二人久聞西蜀名山勝景甚多，故雲遊至此，亦是暫寄蓬廬耳，到此數月，欲覓一施主捨酒與貧道二人，喫個醅醕，未遇其人，適聞酒香撲鼻，不覺興動，聊發長歌，以遣清興。」

杜伏威道：「你二人既要化酒，何難之有？」叫御膳官取一埕與二道者飲。張善相問：「你二人可用葷麼？」二人答道：「俱用素。」張善相道：「杜爺賜你酒，孤賜你一齋。」分付內侍整一桌蔬齋，看兩個座兒與他飲酒。二道人稽首謝了，傍邊坐下，自斟自酌。瞬息間，一埕酒已喫完。杜伏威道：「汝二位還能飲麼？」二人道：「蒙賜這一埕酒，只可與貧道潤喉而已，酒興二字，全未，全未！」杜伏威大笑，分付內侍再取酒來。管廚官又取一埕好酒與二人，霎時間又飲盡了。頃刻喫盡了四埕美酒，兩個纔立起身來，呵呵笑道：「這四埕酒，略嘗滋味。」向前稽首稱謝。

杜伏威道：「不必謝了。今你二位乘著酒興，卻往何方去？」長髯道：「俺們離此前去，到太原要見秦王李世民一面。」杜伏威道：「當今唐天子登基，全仗秦王，以成大業，汝二位去見他何用？」闊臉道：「如今秦王功蓋天下，四海揚名，英雄豪傑，莫不歸附，李淵得享天位，皆秦王之力，群臣共議立秦王為太子，其兄建成，其弟元吉，暗妒造謀，每欲殺之。貧道去見秦王，勸他棄職歸山，隨俺兩人雲遊天下，授以長生不死之術，煞強似立身陷阱中，以罹大禍，故欲去走一遭，二來兼求一醉。」

薛舉大笑道：「此狂夫之言，滿口胡柴。秦王自起義兵，衝鋒冒陣，出萬死一生以得天下，正要混一區宇，享太平無疆之福，成子孫萬世不拔之業，豈肯隨汝遠山雲遊，餐風宿露？言之太迂，深為可笑！」長髯道：「大王但知其樂，不知其苦。俺道人們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從唐高祖即位以來，誅邪伐叛，六□四處煙塵，消除了大半。狠征惡戰，滅族亡軀，不知喪了多少英雄。當今佔據城池，稱孤道寡的，尚存一二□家，數年之間，眼見得亦罹此禍。貧道欲一一勸化，使眾諸侯急流勇退，避患潛蹤。其中肯棄功名，撇富貴而明哲保身者，能有幾人！故此欲往太原見秦王，力勸他修行學道。秦王斂手，則眾諸侯皆得高枕無憂，這不是貧道們的慈悲方便處？」

薛舉道：「這道人又胡說了！李世民天生英傑，俞世奇才，豈不知治世安民，撥亂反正之理！乃一旦棄帝王之業，違仰望之心，而從汝修行學道乎？」道人道：「俺二人雖方外野人，頗明天象。每見太原王氣鬱然，紫微星朗朗拱照，豈不知李世民是一代真主？噫！但恐彼之得意處，即是三大王之失意處也。」薛舉怒道：「唐朝自得中原，孤等自守西蜀，土壤懸隔，有何憂哉？」道人道：「大王試說古往今來命世之主，曾有不統一者乎？目下唐主內憂蕭牆之變，外有群雄之角，蜀地險峻，路僻糧阻，故遲遲未進。而數年後，內難既靖，群雄盡滅，唐之旌旗，不指西蜀而誰指哉！大王若與之抗，寡不敵眾，北面而事之，又惹天下英雄恥笑，此際當如何？」說得薛舉閉口無言。

杜伏威道：「二位仙長確有定見，孤弟兄每每慮及于此，未有成議。今蒙賜教，令人豁然頓悟。孤慕玄修，夢想仙風甚渴，但恐俗骨凡胎，難到蓬萊弱水，若得仙長破迷指路，豈惜區區富貴功名？」那道人道：「大王，但恐你心不堅耳，學道何難，修真亦易，墮劫與飛昇，乖爭方寸間。三位大王起兵以來，雖然殺戮生靈，只為濟民利物，身居富貴，行實清廉，況夫薄名利，遠聲色，輕貨財，滅滋味，除嫉妒，屏邪妄，俠膽貞肝，靈臺炯炯，比皆人之所難及也。若能委脫紅塵，逃出羅網，將大位傳與世子，割愛分恩，清心寡欲，隨貧道遨遊四海，浪蕩煙霞，吸風飲露，嘯傲乾坤，數年間，必悟玄機，定超塵劫，若非宿緣有在，三大王焉能與貧道一面乎。請即長往，不必多疑。」杜伏威三王皆低頭不答。道人道：「天定王，天定王，記得隔塵渡頭，天主樓上賜酒受教，云五□三年後，依然上玉樓，詩猶在耳，何遽忘之？」杜伏威聽罷，猛然省悟，離席道：「二位仙長莫非就是褚一如姚真卿麼？」道人道：「闊別久矣，此處重逢。」杜伏威慌忙下拜道：「弟子為塵俗所迷，不知大仙駕臨失迎，萬罪，萬罪！」道人道：「吾二人奉天法旨，接引三位到蓬壺學道，以待行滿飛昇，無由進見，故托酒狂歌，微言隱諷，莫罪莫罪！」杜伏威拜罷，薛舉張善相查訥一齊上前行禮。

張善相道：「此二位仙長與王兄何處曾相會來？何不早言，費了許多唇舌。」杜伏威笑道：「就是孤一向對林太師並二位賢弟所言，送公公骸骨還鄉時，路阻大溪，得二仙長扁舟相渡，引入仙境，參見混一真人，傳授琴棋心法，又賜仙果仙漿，住了兩日。拜臨之際，真人賜八句詩道：

遇喜不為喜，逢憂豈是憂。  
囹圄百日患，舒抱莫含愁。  
棧閣成基業，深淵解組休。  
五□三年後，依然上玉樓。

至今珍佩不忘，歷歷應驗，獨有深淵一句不明，今思深淵者，李淵身為唐帝也，適纔偶爾相逢，卻像曾交半面，顛倒尋思不起，不是仙長自言，幾乎當面錯過。但孤等愚夫俗子，不識玄機，懇求仙長點化一二，三生大幸。」三王躬身請二仙上坐飲酒，二仙道：「貧道不復飲矣。適間所賜美酒，仍在埕中，未曾飲去，借此以試大王耳。告別前往成都府威鳳山下小庵內，專候三位駕臨，切莫羈誤。」杜伏威道：「謹遵仙旨，弟子等往峨嵋祝林恩師之壽事畢，即相會于成都矣。」二仙點首，長嘯一聲，倏然不見。萬壽王等，且驚且喜，一齊上車回朝，整頓禮物，率領三位世子查訥等，一同起馬來到峨嵋山。

天定王等下車馬，步行上山，進庵參見林澹然。杜伏威薛舉張善相稱觴祝壽，次及杜世廉薛仁鄜張一奇查訥上壽了，然後進上禮物，即于草庵之內，次序坐下飲酒。杜伏威將西郊遊玩，遇二仙點化，棄位學道之事說了，又道：「不肖等三人已許之于成都威鳳山相會，未曾稟知師爺，不敢擅便，今見恩師之後，即長往矣。」林澹然道：「汝三人功名名遂，皆具仙風道骨，今能同志棄家修道，必能蟬蛻塵寰，登紫府而位上仙，可賀可賀！況三位世子，俱老成英雄，足繼大業，不墜家聲。今俺有一樁大事，正欲與汝等商議，今幸俱會于此，亦係宿緣，使老僧無限歡喜。今晚三王世子與近仁暫宿草庵，明日午時，老僧即當西歸作別。」

杜伏威等大驚，一同站起身來道：「師爺何出此言，使某等神魂欲絕，幸再留幾年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明日午時，俺的大限已到，何能強留？今夜與諸君相敘一宵，便當回首。」杜伏威兄弟三人淚如泉湧，悲泣起來。林澹然勸道：「三王不須悲切，老僧年已過百，受享踰分，復何憾焉。」杜伏威掩淚道：「師爺修煉既久，自當驂鸞駕鶴，羽化飛昇，為何又入這境界去？」林澹然道：

「釋玄二教，總屬虛無，古佛上仙，須離幻體，雖聖祖佛老，亦所不免。」薛舉道：「師爺預知未來之事，此一去靈光歸于何處，不肖等復可相見否？」林澹然道：「脫此皮囊，即歸覺路，釋道殊途，一時未能遽會。」

張善相道：「師爺西歸，乞留一言，遺世廉等終身佩服，以為著蔡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待三子自問，方可教之。」杜世廉即起身敬問：「守己待人之道何先？」林澹然道：「立身宜誠，待人宜恕。」又問：「事君治民之道何先？」林澹然道：「事君宜敬，莫以得失為榮辱。治民宜寬，莫以督責掩仁慈。」薛仁鄜躬身問治國治家之道，林澹然道：「治國要知民情，辨忠佞，遠異端，重農務。治家恭儉好禮，勤職業，擇鄰居，遠損友，勿使妻妾近尼釋而多悖亂，勿使子弟愛遊佚而無生計。」張一奇整容問處變用兵之道，林澹然道：「處變貴于知機，貪者受禍。用兵明于賞罰，吝者遭殃。總之要重英豪，知進退，察虛實，同甘苦。勿以敗情，勿以勝驕。知此數者，為將之道，其庶幾乎！」三子拱手受教，重斟美酒，再整佳餚，飲至更深。

林澹然令眾人安歇，杜伏威等道：「止有一宵之會，焉可酣睡？」撤去杯盤，林澹然盤膝坐禪床之上，杜伏威等次序坐談，直至天曉，依依不捨。早膳已罷，林澹然入房內，香湯沐浴畢，換了一身布服，對眾人一一合掌相別。印月樵雲二人跪下，乞求修焚衣鉢，林澹然但道靜養二字，再問時，林澹然又道無欺，二人言下省悟。澹然即命抬出龕子，放在庵前，林澹然跨入龕，端坐于內，問印月道：「有午時否？」印月道：「將是午時。」杜伏威一行人俱環立龕前，林澹然手持念珠，對眾道一聲：「大眾保重，老僧告辭了。」閉目垂眉，一霎時神光出舍，圓寂去了，只見鼻中垂下玉箸來。

杜伏威等跌足慟哭，大小官民人等，無不下淚。杜伏威道：「且住，有一樁要緊大事，倉猝間不曾問得，深為可惜。」眾人問何事，杜伏威道：「不知林師爺要何人下火，失于問及。」印月道：「大爺已曾分付，不必他人下火，回首一晝夜，自有真火從足心而起，可以自焚本相。」杜伏威遂命燃香點燭，設祭修齋，出示曉諭三國官民人等，盡皆挂孝，遍處傳說林聖僧坐化，當有真火焚身。遍處傳揚，次早上山來燒香的人，若男若女，何止千萬，近侍官禁喝不許近庵。杜伏威道：「不妨，今日林師爺坐化西歸，正要百姓觀看，以顯平昔道行清高，宦不許禁止。」眾人皆捱近龕前，磕頭禮拜，誦佛之聲，振動山岳。看看午時將至，忽見兩股青煙，從龕子底而起，漸漸有煙燒著龕子。看的人翻江攪海。良久，焰光大熾，焚著林禪師法身，只見一線金光，從崑崙頂上衝出，直上九霄，化成萬道霞光，輝煌燦爛，旋遶空中，恍惚是一金身長老，騎鶴冉冉從西而去。杜伏威等俱各禮拜。上自縉紳，下及士庶，無不頂禮合掌誦佛，直至天晚方散。

杜伏威一行人，就于庵中宿歇。樵雲在禪床坐褥之下，檢出一張箋紙，乃是林禪師親筆寫的辭世頌子，送于天定王看。杜伏威三人一同觀看，上寫道：

殺人如麻，立身似砥。寵辱不驚，恬潛是菲。酒吸百川，肉吞千豕。醉臥中峰，羲皇自擬。皓月清風，高山流水。長嘯狂歌，何分角徵。心證菩提，法舟相艤。生彼蓮花，逍遙無己。

杜伏威將箋文交與世廉，令匠人裱成一軸，藏于宮中侍奉。次早，三王親自抬骨，用玉匣盛貯，葬于中峰頂上，築成一塔，四圍種植樹木，中立碑亭，上鑄普靜正教禪師之塔。側首建一禪院，命僧看守，名為普靜禪院。皆衰經重孝，哭泣祭祀畢，與印月等作別下山。

不說杜伏威等回鎮，且說草庵內黑豬名小賽者，自林澹然昇天之後，每日必來到塔前踴躍哀叫，不及半月，斷食死于塔側。士民義之，即葬在草庵之後，積土成墳，名為義塚。山下仕宦富民，皆感林澹然神靈，各出貲財，拆去草庵，大興工作，改成一寺，名為飛龍禪寺，中塑太空禪師法像，立印月樵雲為住持，撥山田百畝，以為供奉，四時焚香，與普靜禪院一前一後，香火不絕。後印月年至八旬，一夕忽然坐化，樵雲後亦善終。有詩為證：

巋然禪塔倚中峰，普靜松風送曉鐘。

造愛及民恩澤溥，至今香火遶飛龍。

再說萬壽王張善相等駕回晉州，換了吉服，文武官員朝見已罷。張善相道：「孤等三兄弟，幼蒙林太師教育之恩，皇天庇佑，□六歲起兵即成大業，至今享五□餘年厚福，皆賴眾卿之力。回首功名，一場大夢，假饒活卻百年，孤等已過大半，郊外二仙所言，使人夢中頓覺。昨送林太師歸西，即同二位王兄商議定了，功名已逐，正當急流勇退，效范蠡之歸湖，學張良之辟穀，脫卻利鎖名韁，從師雲遊學道，圖一個長生不老，羽化登仙。今後眾卿各宜盡忠輔佐世子即位，君臣緝穆，上下齊心，愛民節儉，重賢尊德。或遇唐朝動軍，皆要遵依查軍師約束，切莫負孤之言。」杜伏威薛舉亦喚杜世廉薛仁鄜分付一場。

三箇世子一齊跪下，大哭道：「父王年近古稀，正宜安享天年，豈可聽信邪道之言，遠離鄉國。況路途風霜勞頓，惟慮有損無益。願父王以社稷為重，莫被邪道之所惑也。」三王含笑不言。群臣一同俯伏奏道：「願主公聽千歲良言，還宜治國安民，以圖大業，再或主公厭繁喜靜，將大位傳于世子，退居別宮，修真煉性，以娛老景，何必拋家棄國，隨二道人遠遊方外，受千辛萬苦，有傷龍體。況修仙修道原屬荒唐，往古來今，有幾人飛昇，幾人不死！三位主公素明理道，為何起這一點念頭。伏乞聖鑒，不可遠行。」三王笑道：「孤等立意已決，眾卿毋得多言。」杜世廉薛仁鄜同道：「父王堅執雲遊，不肖不敢抗拒，但母親在宮懸望，群臣未得一言，乞父王車駕暫回國都，一言而別，以免母親愁煩。」杜伏威薛舉道：「汝言差矣！孤等既已出家，復何恩愛作兒女之態？不必再言。」查訥向前道：「三位主公出家已決，臣等不敢阻撓。但自創業以來，老臣感三主公大恩，言聽計從，解衣推食，義實君臣，情同父子，從事五□餘年，恩寵過望。今一旦君臣訣別，寧不銷魂，使老臣寸腸如割。」言畢悲咽不勝。三世子眾臣，俱各垂淚。查訥又拭淚道：「老臣設一杯疏酒，為三位主公餞別，伏乞俯從。」張善相道：「近仁既有美情，孤等必領其意，立酌三杯，即此長別。」各人飲酒畢，內侍官捧出衣服來，杜伏威薛舉張善相皆除下金冠，卸下錦袍玉帶，脫了朱履，頭上換了一條藍布巾，身上穿一領黃布道袍，腰繫絲絛，足登草履。三王隨即動身，三世子查訥和眾文武群臣。一齊步行送出郭外，眾臣掩淚而別。三子大哭失聲，查訥等再三勸慰，一同回朝，慘然不樂。此時王驥、王駉、朱儉、皇甫實、常泰、繆一麟、黃松等一班老臣，俱已謝世。查訥道：「國不可一日無君。今日乃黃道吉日，請主公登位，以理萬機。」張一奇允諾。

查訥率群臣奉世子即位，改號咸興元年，稱為武庚王。眾臣奉賀已畢，當晚辦宴慶賀。次日，查訥發付王驥曹汝豐二老將，帶領精兵一千，護送薛仁鄜回信州即位。查訥尉遲仲賢領精兵一千，衛送杜世廉回楚州即位，一齊起馬。武庚王率群臣送至郊外相別。杜世廉薛仁鄜同行了一日，次早分路，各投本國。查訥奉杜世廉即位，稱為文德王，改號樂治元年。王驥奉薛仁鄜即位，稱為義靜王，改號履泰元年。三國俱厚賞群臣，赦獄免稅，禮賢敬士，操演軍兵，互相慶賀，百姓大悅。有詩為證：

世子稱孤丕振家，先君遊跡遍天涯。

三王鼎立安西蜀，自此昇平樂歲華。

三國百姓感念天定王西秦王萬壽王恩德，各于本郡蓋造生祠，裝塑金身，延僧侍奉，春秋二祭，綿綿香火不絕。三王之後，聞王出家修道，亦皆在宮中修焚持齋，皆八□餘而終。

再說杜伏威薛舉張善相三人迤邐而行，不數日已到威鳳山下，遇著姚真卿褚一如二仙，授以內養密訣，長生妙術，遊遍天下名山勝境，四海五湖，無所不到。又到獨峰山五花洞，重逢張我與令狐氏。令狐氏又傳張善相吐納之法，數年之後，方引到蓬萊參見混一真人。後來俱證上仙，飛昇帝面。

至唐太宗貞觀□三年，欽差薛仁鄜為大元帥，領軍馬□萬征討高麗，對陣之際，面中藥箭，昏迷墜馬，眾將救回寨內，其夜幾次發昏，將欲垂絕。次早，忽有一全真，生得童顏鶴髮，相貌奇偉。逕入寨來，對將士道：「山人聞知主帥有難，特來救他性命。」將士聽說，道：「待小將通報請見。」那全真道：「不須相見，但將此藥送與主帥服之，其患即痊。若問我姓名，教他看藥帖上字語，即知分曉。」將士接了藥，再欲問時，全真化一道清風而去。將士驚駭，將藥送與醫官細說此事。醫官看了藥帖，計議道：

「既然仙人賜藥，必是還丹。」即將藥調化灌入薛仁鄜口中，下得咽喉，便覺甦醒，方知人事，數日後金瘡全好。醫官稟其事，薛仁鄜驚異，教取藥帖來看，上面寫道：

昔居玉宮，今作山人。為汝金瘡，遠離玉京。盡忠報國，毋忘帝恩。西秦王示。

薛仁鄜看罷淚下，眾官驚問其故。薛仁鄜道：「那全真乃下官家尊也，向年從師學道，雲遊方外，三□餘年，不得一面。今知下官有難，特來相救，已成仙道。全真即西秦王也。」眾官慶賀。此一段乃是後事，表過不題。

再說杜世廉薛仁鄜張一奇自即位之後，三國俱各承平，萬民樂業。每每差人探聽三王消息，不知去向。三小王只索焚香祝天，願賜重逢。唐高祖武德七年，春三月，秦王世民遣軍師李靖、大將尉遲敬德、薛萬徹，帶領馬步軍兵八萬，征取蜀地。大軍行至楚州界口，探馬報入蜀中，杜世廉和查訥商議拒敵之策。查訥道：「目今唐天子已成一統，四海莫不歸心，正是王師無敵，主公若與之抗，是逆天也。依老臣之見，不可使敵軍入境，先遣能言之士，奉玉璽，書輿圖降表，以見主公知機明哲，唐天子必然重用，不失封侯之位。不然，非保全之策也。」杜世廉道：「父王臨別時，再三囑咐降唐，今日事已至此，降之為上。但不知武康王義靜王所見若何？」查訥道：「萬壽王西秦王雲遊之際，也曾諄諄戒諭不可與唐王相持。主公速發檄文，通知二國。」正議間，近侍官奏：「義靜王差官至此，有事陳奏。」杜世廉宣至殿上，拜舞畢，那官道：「臣護軍都尉呂彝是也。主公見唐兵犯境，思難與對敵，王軍師知天命有在，勸主公降唐。未知殿下聖意若何，特遣臣拜求聖諭，共作良圖。」杜世廉道：「孤正為此事適與查相國計議未定，王兄既欲降唐，甚為合理，亦須達知武康王方好。」查訥道：「唐軍將入境，事不宜遲。主公一面速修表文，一面就煩呂都尉去見薛殿下，報知降唐之事，庶不耽誤。」杜世廉就差呂彝去了。

不數日，武康王義靜王車駕齊到青州，杜世廉迎接，設宴相聚。此時三國降表輿圖，皆已齊備，選能言之士，前去納款。尉遲仲賢道：「老臣聞知唐軍先鋒尉遲敬德，乃老臣之族姪也。老臣若去相見，事必諧矣。」杜世廉大喜，即差仲賢納降，交與降表、輿圖、金寶、玉帛。

尉遲仲賢領了物件上馬而去，行了兩日，方到李靖營前。守營軍士攔阻，尉遲仲賢喝道：「吾乃西蜀大將軍尉遲某，特來見先鋒有話，快去通報！」軍士慌忙報知，尉遲敬德令請進寨相見。尉遲仲賢下馬入寨，相見畢，薛萬徹問道：「將軍遠來，有何見諭？」尉遲仲賢道：「某乃西蜀文德王駕下驃騎將軍尉遲仲賢也，領敝主與武康王義靜王之命，言天兵下臨，惟恐驚擾百姓，三王情願歸服。有勞將軍等遠涉，故差某齎輿圖、降表奉獻唐主，金寶、玉帛犒賞三軍，伏乞二位將軍俯從，某不勝之幸。」尉遲敬德笑道：「貴主真知機之英傑，不動干戈，能順天命，天子必加重用，小將力當保奏。今將軍與某同姓，不知仙鄉何處？」尉遲仲賢備道鄉貫是朔州金吾村人氏，枝派家譜卻與尉遲敬德原是叔姪之稱。尉遲敬德大喜，重敘尊卑之禮，引入中軍，來見元帥李靖，行禮而坐。尉遲敬德達仲賢來意，又說：「此位將軍是小將族叔。今奉蜀主之命獻上降表輿圖金寶，以歸大唐，伏乞元帥鈞旨。」李靖大悅道：「久聞西蜀三傑之名，今知天命歸順朝廷，實為知機。下官回朝，必當力薦。」當下收了降書金寶，設宴款待。尉遲仲賢道：「蒙元帥大德，感恩不淺。敝主有命，欲迎大元帥諸將軍入成都一會，伏候臺旨。」李靖道：「三王既已降唐，將軍先回，下官率諸將明日即至成都矣。」尉遲仲賢酒罷，告辭而別。

次日，李靖尉遲敬德薛萬徹俱冠帶，不束戎裝，率領數□員裨將，來至楚州城。杜世廉張一奇薛仁鄜查訥等已先在城外迎接，進城同入大殿，一一行禮。杜世廉道：「某等偏僻小邦，幸蒙元帥諸將軍大駕親臨，孤等不勝欣躍。今已降唐，惟恐皇上見疑，乞元帥周全，再生之德。」李靖道：「下官童稚之年，已聞杜薛張三王鎮守西蜀，英名蓋世，四海傳揚。故我秦王殿下起兵以來，屢欲征討，下官力止，不欲進兵。今唐軍未及接境，而三將軍即已納款，足見知機明哲。下官班師面聖，力保三將軍，不失王侯之位。」杜世廉等皆大喜相謝，大排筵席相款，以下裨將軍士，俱有犒賞。李靖留在楚州三日，不回營寨，晝夜講談兵法，兩下甚是相得。至第四日，李靖等拜別回營。李靖道：「下官班師在半途住紮，相候將軍等同赴京師，不可有誤。」杜世廉等頓首領命。

不說李靖回師，且說杜世廉三弟兄收拾寶貝金珠，打點朝京面帝，分付眾將官謹守各處城池，待唐天子有旨到來，再作區處。一月以後，薛仁鄜張一奇俱至楚州會齊，帶領查訥尉遲仲賢等勇將百員，軍士五千，取路到襄陽府，與李靖相會，一同赴京。不止一日，已到京師。李靖安頓杜世廉一行人在城外，自率尉遲敬德薛萬徹入朝，先到天策府見秦王世民，各道杜世廉等歸服之意。秦王大喜，宣至側殿相見。

杜世廉等拜舞畢，秦王道：「三卿在蜀，名聞已久，今歸於吾，平生大慰。孤德不如漢高，卿才可匹三傑，共享富貴，毋多疑也。」杜世廉頓首道：「臣等三人，父子相繼，鎮守西蜀七□餘年。齊周隋三世屢經變更，未得真主，故權且自守。臣父與林禪師占天象，預知太原已出真主，天命歸于殿下，故昔臣父出家分別之時，諄諄曉諭臣等早歸大唐，以順天命。久欲瞻拜天顏，奈無門路。今蒙元帥至蜀，得解甲相投，殿下天恩，寬宥前愆，臣等不勝惶悚。」秦王道：「卿父即杜伏威薛舉張善相，林禪師即林太空否？」杜世廉道：「是也。」秦王道：「可惜孤無緣，不能一見高明之士。今既出家，卿可知其消息否？」杜世廉道：「臣父叔三人，飄然長往，雲遊訪道，將及□年。臣等差人遍訪，並無蹤跡，每每掛心未知行藏若何。」秦王道：「卿父皆是才高德邁功行兩全之士，何愁學道不成！明日面聖，奏過父皇，建詞封贈，以顯其功。」杜世廉等叩首謝恩。次日，秦王親率四人和李靖等，早朝見駕。舞蹈已畢，秦王至高祖駕前，備細將杜世廉張一奇薛仁鄜歸服之事，和林太空得道坐化，杜伏威等善觀天象，命子歸唐，仙遊情節，一一陳奏。

高祖龍顏大悅，賜御宴，授杜世廉為濟源侯龍虎將軍，薛仁鄜為遂平侯金吾將軍，張一奇為湯陰侯驃騎將軍，子孫世襲官爵，各賜錦袍玉帶，綵段金花，欽差工部官蓋造三處府門私第。查訥職授昭勇將軍，尉遲仲賢職授安遠將軍。以下將勇，各各陞官賞賚。西蜀各郡州縣官員，俱照原職鎮守本郡。杜世廉等上表謝恩。唐高祖又敕賜西蜀南平府縉雲山下創造殿宇，裝塑林澹然杜伏威薛舉張善相神像。林澹然敕贈為通玄護法仁明靈聖大禪師，杜伏威贈為正一靜教誠德普化真人，薛舉贈為正一五顯仁德普利真人，張善相贈為正一咸寧淳德普濟真人。數月之間，殿宇已成，敕賜匾額，唐高祖親筆御書三字，名為禪真宮。自此遠近燒香士女，絡繹不絕，最是靈感。百姓祈禳作福者甚多，家家供奉，戶戶瞻仰。至今改為重慶府，縉雲山下殿宇舊跡基址猶存。有詩為證：

南平西北縉雲山，三子成真逝不還。

萬古千秋遺跡在，至今遊客指頽垣。

後來查訥致仕，善終於家，其子查衡襲職。尉遲仲賢因隨駕征討突厥，亡于陣中，贈武平侯，子孫世襲其爵。杜世廉薛仁鄜，皆享富貴三□餘年，壽至九旬而薨。只有張一奇于貞觀□一年，奉旨征勦高麗，舟至鴨綠江，狂風驟起，大浪掀天，戰舟將覆，被高麗王部下大將哈都罕兒所獲。張一奇義不屈節，自刎而死。唐太宗憐其忠，立祠享祭，贈為鄭國公，其子張鏞襲授國公之職，後世子孫俱登科甲，直至皇明，依然一大族也。後賢觀此，作一詞以志感，詞名滿江紅。詞云：

碌碌浮生，虛度一番歲月。祇只為是非榮辱，令人周折。舌劍唇槍徒自斃，紛紛蟻陣誰優劣。到頭來未免夢黃梁，空悲切。

誰打破，風流穴。誰打散，愁眉結。終有個興罷，酒闌人歇。明哲知機須及早，等閑兩鬢堆霜雪。君不見，三俠棄職訪蓬萊，登金闕。

（本節完）

（全書完）